

中国作家协会二〇一四年度重点扶持作品

江苏《中国梦 我心中的梦》评选一等奖作品

周游南非洲

黎化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中国作家协会二〇一四年度重点扶持作品
江苏《中国梦·我心中的梦》评选一等奖作品

周游南非洲

黎化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闯荡南非洲 / 黎化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344-8885-6

I. ①闯… II. ①黎… III. ①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65980号

责任编辑 郭 渊 王 煦
装帧设计 曲闵民 陈鹏刚 徐辰桢
责任校对 吕猛进
责任监印 吴蓉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制 版 江苏凤凰印刷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超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mm × 1 000mm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8885-6
定 价 48.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77 68155683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 子

第一章 扬帆叠石桥

- | | |
|---------|-------|
| 一个人，一座城 | / 015 |
| 沙地人 | / 022 |
| 角落里的大市场 | / 029 |
| 向南非洲进发 | / 036 |

第二章 另一方天地里

- | | |
|---------|-------|
| 脚印，歪歪斜斜 | / 045 |
| 特殊词典 | / 057 |

吞咽哑巴亏	/ 068
另一条大裂谷	/ 081
他乡和故乡	/ 092
枪口，指着脑袋	/ 106

第三章 绿土地的诗行

潜流和暗礁	/ 119
肩头的两副担子	/ 130
豆腐郎成了“地主”	/ 135
自己当老板	/ 143
打起了“阵地战”	/ 153

第四章 架设友谊的彩虹

共同的家	/ 163
理解，并且尊重	/ 169

“最大的说法”	/ 175
心中的感激	/ 179
“中国李，我的好老师！”	/ 188
包厢里的欢笑	/ 192

第五章 脉搏联结祖国

不变的情结	/ 199
“不给南通丢脸”	/ 207
警钟在身边敲响	/ 212
“伟大的商人”	/ 220
扯不断的纽带	/ 224

第六章 路，向远方延伸

难以交融的油和水	/ 231
围着市场转	/ 236

“安得广厦千万间”	/ 248
别样的追求	/ 254
迷上了非洲艺术	/ 260
香格里拉之梦	/ 266
踏上新的征途	/ 271

后 记

南通，襟江连海，美丽而富饶。

100年前，清末状元张謇致仕回乡，在这里兴实业、办教育，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领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第一”，影响波及海内外。

上世纪20年代，南通曾被北洋国民政府誉为“中国模范”城。

2000年前后，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双料院士吴良镛先生，经多方考证，认定南通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文化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一座不断创造奇迹的城市！

100多年前，卡尔·马克思就以他犀利的思想和智慧的语言，对工业化社会作出这样的诊断：“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国门洞开，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浪潮的涌动、奔腾，这座城市东部乡村的一批连26个英文字母也背不全、读不准的泥腿子商人——官方的称呼为“民营企业家”，开始自动自发地向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进军。推销家纺、经营百货、开发矿山、承包建设、租种土地……据外事部门并不精确的统计，相继前去非洲大陆从事经商活动的南通人（不包括打工者），达5000余众。

——事实上，数据也无法精确，因为这一群体每日每月都在流动之中，或往或回，或增或减。

打开世界地图，非洲如一颗巨大的心脏，搏动于印度洋与大西洋辽阔的水域之间；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成北非、西非、中非、东非与南部非洲5个区域。

北非，由东向西，是为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撒哈拉区，属阿拉伯世界，80%的居民为阿拉伯人，被称为“白非洲”。

撒哈拉大沙漠以南，便是非洲土著黑色尼格罗人种的故土，亦即通常所说的“黑非洲”。50余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东非、西非、中非和南部非洲。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南非洲，只是中央电视台持续多年播出的《动物世界》。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富有磁性的浑厚男中音一直萦绕在国人的耳际：“每到春天，在肯尼亚广

袤的马赛马拉草原，几万头角马开始了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

那是一个狮子、猎豹、长颈鹿、斑马、角羚、鳄鱼、河马、鬣狗、火烈鸟等等奇异动物的乐园；

那是一片生活着众多灵长类动物的丛林，就连人的肤色、长相，和黑猩猩也相去不远；

沙漠，干旱，饥饿，艾滋病……

战乱，冲突，政变，卢旺达大屠杀，索马里海盗，尼日利亚绑架少女事件……

种种传闻，给南非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令人恐惧的色彩。

很少有人知道：非洲其实是人类的诞生地。

大约在70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的始祖存在。

1995年，美国古人类学家李·伯格和南非地理学家大卫·罗伯茨，在东非发现了11.7万年前人类祖先脚印的化石。

1998年，中国科学家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分析了汉民族和各个少数民族的遗传结构，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同样起源于非洲。

生活于史前非洲大陆的“露西奶奶”，同时呈现出人和猿的身体特征，成为全世界人类共同承认的始祖母。东非大裂谷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也充分地证明，非洲是人类的最早摇篮，是一片拥有光辉灿烂史前文明的大陆。

难怪英国作家汤玛斯·布朗认定：“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蕴藏着非洲的原始与神秘。”

中国和非洲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公元15世纪，中国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曾率领庞大的船队到过非洲的索马里和肯尼亚，比老牌殖民主义者葡萄牙、荷兰还要早100多年。

永乐十二年（1414年），第四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带回来一只非洲出产的长颈鹿。从未见过这种鹿身、牛尾、毛色斑斓、性情温和的神兽的中国人相信，这就是传说中的麒麟。世有麒麟出，可是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吉兆啊！从侄子里夺得江山的明成祖朱棣以此为祥瑞，大肆宣扬自己的政绩和天授神权，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不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和非洲却相互隔绝了。这种阻绝，不是受阻于波涛汹涌的海洋，不是止步于重重叠叠的关山，而是因为中国统治者的闭关锁国，因为西方殖民者的排他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20世纪50、60年代，非洲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至60年代末，近40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

新中国外交人员进入非洲新独立国家开展工作的脚步，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60年代初，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开始破冰之旅出访非洲10国之前，一些西方国家的报刊、电台，直言无讳地宣称：决不能让中国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立足点！

这，只是世界利益大格局中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保护者的一厢情愿。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地球村”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1959年10月和1960年7月、10月，中国先后与几内亚、加纳和马里建立了外交关系。

2年之后，周恩来在非洲提出了著名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几个月后，中国相继与刚果（布）、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赞比亚、贝宁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中国国内一片混乱，7亿中国人勒紧裤腰带在贫困线上挣扎，人均年收入仅区区百元。就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时期，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发送各种设备、材料百万余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5.6万人次，在东非大陆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援建了一条长达1860公里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被非洲各国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也就是这条铁路，把陌生而遥远的南非洲推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视野里。不少南通人是从相声大师马季先生依据援建这条铁路创作的相声《友谊颂》里，知道非洲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记住了“坦桑尼亚”、“赞比

亚”、“拉菲克”、“拿哈哩哩”等词语。

同处于第三世界，相同的命运、共同的历史遭遇以及同一个目标，将中国与非洲连接在一起。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经久不息的掌声里，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难抑兴奋，在主席台前扭动屁股跳起了欢乐的舞蹈。毛泽东在书房里看了现场播报，不由得感慨万千：“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外交部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同时也是非洲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和新兴投资来源地。

一个令人无可奈何却不能不正视的事实是：历史文化的不同轨迹以及政治制度所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得中非之间的深入交往举步维艰。在普通中国人眼里，非洲大陆依然遥不可及。

诚如供职于路透社的名记者贾斯汀·德拉兹所言：“中国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主要是政府对政府、领袖对领袖，而民间的交流、人民与人民的交流，几乎是不存在的。”

“天降大任于斯人”！

“天”，是时代的潮流，是历史的抉择，是人们改变自

己命运的渴求和欲望。

上世纪90年代，一批富有开拓精神和冒险勇气的南通泥腿子商人，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迈开了向南非洲大陆挺进的步伐。

称他们为“泥腿子商人”，是因为他们既是农民——户口大多还登记在乡村的花名册上；同时也是商人——不少人已有过多年从商的经验和不菲的资本。

虽然战战兢兢，却是自发自愿，义无反顾；

虽为散兵游勇，却是目标坚定，步步生风。

人数在一天天增多，队伍在一步步扩大。有的单独出征，有的结伴而行；有的邀朋呼友，有的携兄带弟。拿当地启海话的俗语描述，是“老麻将（雀）带新麻将，大黑鱼带小黑鱼”。

和当年的温州人、潮汕人闯荡世界不一样。温州人、潮汕人漂洋过海，很大程度上是被生活所迫，是为了谋生。而南通商人远涉重洋，却完全出于主动选择，属于自觉自愿；没有人唆使，没有人逼迫，有的却是亲人的拖拽、朋友的劝阻以及自己对陌生天地的畏葸和忧虑。

然而，他们还是迈开了双腿。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唐人的诗句充满了浪漫，但与这些泥腿子商人丝毫无关。他们不是去享受，不是去挥霍，更不是为了寻求刺激和逃避现实，而是去开山辟

路，去寻求更大的市场，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他们背起各自的行囊，带着满满的货柜，穿越过太平洋，驶向那个印度洋、大西洋合力托起的漂移大陆。

南非洲，一片完全陌生的天地，一个观察角度判断标准行为法则处世方式与中国人经常错位的世界！

想想吧，太阳每天在北方的天空运行，本该是在左侧的东方一下子跳到了右边，没了春夏秋冬的季节变换感受，几乎丧失了五官认知常识的功能；一旦遇上急事难事想求菩萨帮忙，也不知道是该祷告上帝求助胡大还是念叨阿弥陀佛。诸多自呀呀学语就开始形成的辨识依据失灵，这群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见识极其有限的南通商人，面临的将会是怎样的挑战？

有人谑称，这也算是“五子登科”：

哑子——不会说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以及当地的土语方言；

聋子——听不懂别人说的是什么，耳朵完全成了摆设；

瞎子——看不明白标识、门牌、公示和广告；

瘸子——非洲大部分地区交通设施落后，没有汽车，甚至也雇不上汽车；

傻子——文化传统存在巨大的差异，不熟悉、不习惯当地的民俗风情……

然而，南通商人们还是争先恐后地来了。如同一股股泉水，流淌于南非洲的城市、部落、矿山、森林，渗透入南非洲的政府官员、部落酋长和普通民众的家庭。

闯荡的艰辛不难想象。毕竟，这是一条遍布风险、充满荆棘的开拓之路。南通商人们所要面对的，不只是应对当地政治局势、部落矛盾、社会动荡、民众误解等等的挑战以及丧失生命财产的危险；更为复杂和艰难的，是自身文化所形成的局限，需要消除精神积累，不断撕裂自己，重新构架生活的经验坐标。

然而，他们还是成功了，成功地用汗水、泪水以及鲜血架起了一道横亘于中国与非洲这两座大陆之间的美丽彩虹。

如今，在南非，在纳米比亚，在尼日利亚，甚至在南非洲腹地的乌干达、津巴布韦，在天涯海角的冈比亚、佛得角，差不多每家每户和每个土著居民的身上，都可以看到来自中国南通的家用纺织品以及衣裙、披巾和鞋帽。

非洲人，因遥远的中国南通而平添了几分矜持，几分鲜亮。

当然，带来的不仅仅是价廉物美、深受欢迎喜爱的适用商品，也带去了非洲民众对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具象认知。

要知道，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权，来自代表强势文明的地域和国家。19世纪、20世纪，西方媒体差不多垄断了中